

論學三說

清 太倉黃與堅忍菴述

余髫鬣學爲詩中歲學古文晚耽理學詩少殺古文
乃益進大約余所學先詩後文已又極詩文之要而
歸於理次第有然今迫頽齡懼其奄促因舉三說條
分縷次以告於世觀之者其或以余言爲信而加察
焉不無少驗於修途亦以知余一生好學之精專蓋
幼而壯壯而老如是其無閒也

一理說

理者道之根柢從來聖賢學問淵源也吾儒之學大本在此自楊慈湖以理爲理障搖惑後生而譌說滋眾不知理字祇自然兩字可以箋釋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似有形但質任自然竝無執著程明道以理爲天理亦是根本自然障於何有盡世閒萬萬千千總非虛矯可以強爲則自然之理誰能舍此

從來理學象山之學壞於慈湖陽明之學壞於龍溪以二子皆未窺大本認理爲有形之物所以舛錯陽明云精一之精謂之理若但以理爲有形殆粗於言理而不

知精一者耶

夫理有本有末易云窮理盡性又云順性命之理此理之本理在內而無形者也中庸云文理密察又云溫而理此理之末理在外雖無形可謂之有形者也滯於有汨於無皆不可以言理若以內外合言之於本末未審恐亦紕繆滋多耳

說理必兼說氣始明人生一呼吸卽是一動靜動靜是氣所以動靜卽是理破此關楨甚是直捷先儒云性卽理又云心卽理非深知灼見不能道故易以道陰陽而

六經言理能洞徹本末尤以易爲最

理要說得透纔說得倒如孟子性善一說爲千古理學之宗迨程子伊川兩路劈開以孟子說是理爲本來之性是性之本以荀卿楊雄韓愈諸說是氣爲後來之性是性之末真是說得倒足以息眾喙發羣蒙若子瞻性論豈非說夢

余以言性折服伊川始于理學殫精好之久而融貫以印證六經處處脗合前人有云六經皆我註脚殆非誑語否若膠粘字句後人又以六經爲糟粕似亦非過今

人好談經學而于理學棄若土苴詎不惜乎余嘗問徐健菴先生曰先生知余學何本乎曰經學也余嚳然非過自韜晦亦以理學關鍵處原非猝遽可罄悉也

余戊午至京師葉訢菴先生過而問曰儒釋分別處云何余曰從來兩教分別在空實但其入微處須隨便觸著乃可傾寫一息閒何能泛論已談論語爲己爲人一節訢菴曰釋是爲人儒是爲己然否余曰不然若止就徑路言之其分別又小異儒者成己成物恰是爲人明道諸子云釋氏自私自利恰是爲己此一節祇就學者

推論最切實若以儒釋互言轉增轉轍矣說理在根本
上分明卽橫說豎說都無滲漏

訥菴又爲余述黃太冲論學之語云氣是良知理是良
能余曰此二語大有病從來說理是一先儒謂性卽理
理在氣之先若是氣便有善惡兩者爲夾雜故在理之
後太冲以氣爲無形故將說在先以爲良知以理爲有
形故將說在後以爲良能總是認錯所以說錯大抵談
理家其受病皆在欲求新以勝人往往與經傳相矛盾
如劉戡山先生易學已精獨圖說以左右判陽陰甚不

合余與姜定菴略言其槩太冲寓書往復大約是依傍
禪學余曾率直報之以說理不便含糊耳

數學莫精于康節其說數全是說理先天四圖包藏奧
妙朱子於此處極講究但圓圖以左右分獨以方圖爲
射角兩圖互異合之數往知來殊屬強綴余卽邵子數
從中起一語細加研繹以方圓上下從中劈開較圓圖
左右分芒末不爽皆極自然雖晦理復起不能復易矣
數非理而數從易起皆是理不可以不精余於河圖洛
書稍稍穿穴遂於律歷諸數洞如觀火始信天下一事

一物皆有數在古來言數之書甚夥意欲盡爲蒼粹以理通之於闡一之後另爲一書名曰易通以見理之變化不可窮極亦循源竟委之一端耳

一文說

文章氣運與世推移六經之後秦文峻峭漢文瓌瑋皆因沿戰國不能復反周初晉魏以降專尙修詞至於六季日益雕鑿文章之道漸然盡矣韓歐諸子承唐宋之敝起而救之其勢漸趨於平行較之六經業已醇者漓豐者瘠然皆奉六經以爲的而世之反而射者罕矣明

崆峒諸子欲以秦漢凌而上之究亦何益

唐宋諸家文自茅鹿門選八家人徇以爲然究之唐宋不止八家八家亦疵類不少凡學者當有所別擇然後以材力各造其所至若學殖未成卽以是枵然者規趨大家是又以大家一途自使其不學初學者之大戒也余沈酣于秦漢三十餘年始要歸於唐宋凡所爲文始訥菴以爲廬陵已熊愚齋諸先生以爲南豐余皆甚媿之末學無常師安敢自矜爲定論

秦漢不足以掩大家而八家必取資於史漢以史漢文

之淵藪也然余尤以史記爲特絕若貨殖等篇其聯娟
隱秀史家未有子長以潔許離騷柳子厚又以太史致
其潔潔之一字爲千古文字金鍼前者周太史廣菴俯
詢爲文之道曾以告之吳太史匪菴質以諸家所宜法
者余獨舉史記以對謂此也

文之病不潔也不獨以字句若義理叢煩而沓複不潔
之尤也故行文以矜貴爲至要明初宋潛溪文以淵博
稱而鋪敘繁蕪較以方正學卽次其風骨錢牧齋作文
欲以大家包舉六朝爲古今第一流而品格適已落第

二嘻多才多學而不審所以行之者其爲患也亦豈細
故哉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以氣爲主顧所以爲達者全在
曲折以取勝如長江大河瀟瀟天地閒必千百折乃可
以至海此文家所謂波瀾也余於文始求其達行之以
氣而徑意直情率多滯礙久之而始能開闔反覆窮其
指趣逾曲折得以逾條暢而行止有不得不然之勢匠
心之妙非親歷至此其何以知之

凡行文有一題必有一喫緊處注目須在此往者吳梅

村先生謂余曰古人作文多離題者何余曰此擒題非離題也凡遇一題頭腦必多不能處處周而得其要處縱橫發揮總不離此甚有將題而撇開題之奧妙恰已說盡如用兵者必據一要害以爭奇所謂擒賊擒王乃見機用若營壘行列豈暇一顧哉已至京師說巖先生謂余曰君行文有訣乎余曰否固以詢乃以梅村之說進說巖深領之

文之爲道甚深且大加功一二十年卒未竟其底裏較之詩道難易懸殊說巖曾與余論文余曰文有行世傳世二種盡天下三教九流大小源委爛熟於中隨所求而能率然以應辭義豐美各有頭訖此行世之文也余雖不敏不敢辭若孤行直上不假梯接甚至眾采俱空萬籟并寂能於無聲無色中靈光炯出雖一字句可以千百年此傳世之文也余雖欲力造之而豈易及哉說巖亦咄咄以爲難先者余序沈太史昭子文并及此昭子寓書云海內可與言此者獨愚山及我等兩三人耳今愚山昭子皆已矣追念疇昔能無慨然

余論文先理學以理學是非之正也盡天下大小事物

皆有一是非若是非定而詖辭譎說胥遁矣顧所以行文不在此文之爲道千變萬化莫可終窮用之必以法而法又離奇不可以法用故有法必至於無法乃可以盡神余於集中數言之皆真實語非好詭譎也

余年十五業於兩京三都等篇縷貫條析已梅村先生招致同學成乾清宮賦流傳兩浙麗京諸子竝爲作序及貢入太學又以乾清殿賦首於千人龔芝麓諸公聯吟贈別皆以賦稱余少壯之汨沒詞章如此其後以十年蕩滌始得遂其學古之志而學力以秦漢而益強馬

大林謂余得力於秦漢乃是真大家余雖不敢當然亦是學問緊要語

余少於經濟諸書鉤纂多年得其條貫已於東南之水利用賦稍有論次恐亦時久乖違猝難施用以備稽考而已史論數十篇竝沒滇江今齒力衰殘無能補綴陽侯一怒殆非無因但字釋三卷以參訂義理漁莊漫錄十二卷以辨證古今事物皆素所裒輯出入自隨意欲少需授錢便於來學亦盡付東流絕無副本立齋先生聞之恨不先令抄錄余亦甚自惋惜也

一詩說

余初學詩家伯叔命以多讀多作三唐詩以杜爲稱首而子美云讀書破萬卷又云性癖耽佳句工夫亦祇讀作二者而已其以精心強力包舉一切發而爲詩歌行皆雄健渾脫有鯨呿鰲躑之奇要其得力在鎔鑄故雖千百言一無罅漏處歐陽永叔以爲子美一字諸君不能到王介甫以子美下字處評之云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初學須從此理會大率杜詩各體俱下鑪錘於五律尤甚

五律以七字縮五字字短意長非鎔鑄何以得此然鍊字不如其鍊意鍊字雖工而味易盡鍊意則咀諷再三旨趣逾出古人所以嘔心枯髯者在此以是推之可以知學詩亦無速化之術矣

鍾譚說詩甚爲偏僻獨以刮磨五律最去學者庸庸俚淺之病梅村講究略同故其五律特精程孟陽嘗云唐人舍元集爲五律樣子牧齋極宗孟陽五律卻無一首與舍元相似亦一欠事

梅村云詩要說得出說不出家伯叔云詩要推得動推

不動此四語真詩家三昧卽古三百篇溫柔敦厚之微旨王右丞得其精髓儲岑諸子尙有未至此種詩大抵以心思逼一時情景鎔并而出使其妙俱現目前而寄託深遠又非想像可到宋人欲以詞調聲口彷彿求之去而萬里要之宋詩亦是沿襲中唐未嘗與唐人一派斷滅今人不知原委徒於宋詩趨走如鶩亦貪其徑術之易便究於堂奧無與耳王阮亭先生選唐人十種存唐的派復纂三昧一書直抉真宗以提醒世人眼目其畱心詩教者深矣

古詩詩之根本也肆於古而後精於律詩家根本之論也余幼時律多古少陳素菴先生舉以相規余從其說魏貞菴先生甚爲嘆賞以古學余所夙好也五言長律亦取之腹笥以爲易事獨七言古數與梅村講論嘗以古人長篇斷章取義於操縱開闔處得其遺法顧以境界淺近欲精神注射尙有未能始知李杜文章總在嶽崎歷落中透露光鋸原非等閒得以從事

詩體不同昔人以爲各有爐竈是已七言律差與五言不同余初學時頗愛錢劉溫韋諸子以爲取徑中唐易

於上手已復取宋蘇陸諸子詩雜然好之絕不起唐宋元明異同之見蓋詩中原無畛域學者但就其資所近學所便力爲之自常超詣及古人人性分各有詩正不必於故紙覓蹊徑

乙丑余自衡州抵郴州郴江在下流距瀟湘五百餘里秦少游詞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勢極相反又嘗過洞庭李太白洞庭西望一絕日落長沙秋色遠長沙在洞庭東南五百餘里甚相違背江文通登香爐峰詩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在廬山南二千

餘里語亦未合李詩本之古人興會所至往往率易如是

子美詩用古殊切核然如所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以云濟南伏生則名勝非虔以云後漢服虔則姓服非伏何誤用至此今人輒尙子瞻詩蘇詩好用古但差處尤多如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扁鵲爲倉公賈梁道句司馬懿爲司馬師之類藝苑雌黃甚詆之洪容齋以爲無害似亦護短非篤論耳詩人以古爲塗澤用處繁不無少假借余謂借字可借事則不可借字史漢多有

之若借事有事實在安可以虛借如蘇詩石建方欣洗
臉廁以厠臉倒用之水底笙歌蛙兩部以稚圭鼓吹字
爲笙歌雖借字於義不可訓亦不可近來梅村詩多借
用牧齋以爲陽移陰換又以爲換步移形不無寓意然
實借字於義無妨余嘗語梅村曰先生之詩妙在搜奇
採勝盡古今所有奔湊腕下所謂錯綜萬象賦家之心
也若茗文集中以五城兵馬爲司城以鳩爲鷓鴣之類
是事物名借用尤不可學者於此處須分別
應酬詩詩中塊壘也最爲詩家累余乙未貢入太學得

詩五百餘首十刪其七申臯盟見余所存詩嘆曰余讀
江南詩大抵外腴中枯囿於一時風尚者也子真矯然
獨造者乎余笑而不應己未官禁近數年閒得詩一千
餘首無當意者嘆曰余詩豈遂不可爲乎三月雨後偶
次御河徘徊吟眺得一首稍自慰己朱竹垞見之嗟賞
不置曰其錄之使面俾長咀諷乎詩人明眼率如此
阮亭蜀道集才情力量足以兀舉一世已奉使粵東道
遇余余問其近作曰今似不逮往如何余曰詩以精神
勝人謂東坡海外文字爲最奇余視之稍次黃州惠州

時以氣少衰也今先生方壯年何慮此已寄嶺南諸集
果如余語益以嘆阮亭之精進其強力如此余二十年
來專心古文詩學少廢嘗由浙之閩由中州之秦之晉
由湖南之黔之東西粵經行萬餘里所見奇山水甚眾
而無奇句以副之今屏跡滄江侵尋衰老恐自此塊然
視息不能復事苦吟憑今拊往嘔歎以之